

# 的新階段 的新日本軍國主義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現代軍國主義或者法西斯都伴隨著極其高尚的現象表現出來，因此，被稱為「微笑的法西斯」、「西裝軍國主義」。它們具有無痛覺地，同時通過極其輕鬆的言語表現擴散下去，正以適合現代人感性的方式侵蝕著市民社會。

著◎嶺嶄厚  
譯◎韓燕明 申荷麗  
審校◎杜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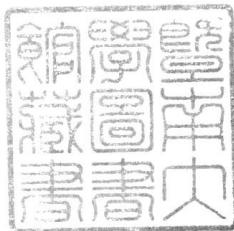
新日本軍國主義

D731.31  
20/01

港台非

#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著◎顧頴厚  
譯◎韓燕明 申荷麗  
審校◎杜繼平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 總編著者；韓燕明，申荷麗譯。-- 初版。-- 臺北市：人間，2009. 03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03-5 (平裝)

1. 軍國主義 2. 日本

571.19

96015844

#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著◎纈纈厚  
譯◎韓燕明 申荷麗  
審校◎杜繼平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執行編輯 范振國 陳乃慈 李俊傑  
美術編輯 陳乃慈  
地址 108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 64 號 3 樓  
電話 02-2389-880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印刷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955-5284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641-866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09 年 3 月  
定價 新台幣 350 元

---

001	作者序
003	鄭重推介《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中譯本 ◎林書揚
007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 ◎杜繼平
177	<b>第一章 軍國主義化的今日日本</b>
178	第一節 日本的有事立法與韓日、台日關係 日美安保條約與戰後日本的保守體制
192	第二節 全球化軍國主義與全球化法西斯主義的抬頭
198	第三節 日本惡改憲法的動態與創立「自衛軍」的構想
215	<b>第二章 從歷史的角度看海外派兵國家「日本」</b>
216	第一節 由未解決的戰爭責任問題所產生出的有事國家
227	第二節 走向新的「準軍事體制」時代
235	第三節 軍事國家化之路

---

255	<b>第三章 告發海外派兵國家「日本」</b>
256	<b>第一節 小泉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目的</b> 將「戰爭國家」日本的重生列入計畫的新戰略
277	<b>第二節 「臨戰國家」日本的登場</b> 無限度的軍事擴張的連鎖反應和美軍再編
296	<b>第三節 總體保守化的日本政治的趨向</b> 軍事和資本加強聯手與保守再編聯動的美軍再編
311	<b>結語</b>
315	<b>後記</b>
317	<b>附 錄 新日本軍國主義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b>
318	<b>附錄一 作為精神、思想動員裝置的靖國神社</b> 圍繞其跨越歷史的政治作用及違憲性
339	<b>附錄二 小泉違憲參拜靖國神社訴訟證言</b>

# 作者序

書稿《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在台灣受到高度評價的《批判與再造》雜誌上歷經約一年的連載。這次能夠作為單行本在台灣出版，感到由衷地高興。在此，首先請允許我向協助為本書提供出版機會的、最尊敬的台灣勞動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表示深摯的謝意！大約五年前，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有幸結識了林先生。之後又有緣應邀去台灣，參加了2005年1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際研討會，進而加深了交往。

另外，對為書稿提供連載機會的《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在長達一年的連載過程中，杜先生嚴謹不苟地審校書稿，提出許多中肯、極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深感由於先生的銳敏洞見和淵博的知識，使本書內容更加充實。

承蒙韓燕明先生和我的研究助手申荷麗女士的協助完成了本書翻譯工作。在此，對他們為克服難解的日語表述，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深表感謝！

本書能承蒙出版過諸多優秀著作的「人間出版社」出版發行實感榮幸，在此向「人間出版社」的范振國先生表示誠摯的謝忱，感謝為一個日本研究者提供在台灣出版單行本的機會。同時，也由衷期盼通過本書的出版，能同更多的台灣讀者一起進行討論和擴大交流。

自東西冷戰構造解體後，1990 年代以後美國更加恣意地推進軍事戰略，企圖獨霸國際社會的支配權。日本呼應美國，企圖復歸軍事大國之道，本書以日本的政治狀況，尤其是與美國帝國構建共同體制的日本帝國的再登場為分析視點，對其實態進行具體的分析論述。

我尙不能確切把握在台灣對於近年日本危險動向的關心到何種程度，但是，我想，現在日本與美國聯手抑制中國，無所顧忌地朝著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方向大步邁進，並為此要修改被稱為和平憲法的現行憲法，這一點應該是有所瞭解的吧。

問題是，究竟為什麼日本愈益強化與美國的日美軍事同盟，並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本書通過分析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來解答這些問題。

日本與美國聯手，企圖貫徹其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這是極其危險的選擇。一旦其目的得逞，亞洲地區定將再度出現「亞洲新冷戰構造」，成為誘發戰爭的地區。台灣人民應該也絕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趨勢。

本書的目的是，對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亞洲的美國，以及極力選擇走新軍國主義國家之道的日本，加以同時批判，並論述構築亞洲地區和平共同體，努力實現和平正是現在所需要的這一主張。

對台灣和日本人民今後怎麼攜手努力、爭取獲得亞洲真正和平的課題，本書若能有所裨益，將不勝欣慰。

2007 年 6 月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教授 續纈厚

## 鄭重推介

#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中譯本

◎ 林書揚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的纈纈厚教授是當代日本學界第一線上相當突顯的人士。他在教育研究、時事評論，再加上運動論述等方面的活動業績，使他成為極富時代代表性的日本近現代政治史學家之一。特別是，針對二戰後美日軍事關係的特異本質和現實走向的掌握方面，其多篇研究論文日漸受到國際注目，自然也引起了與美日安保體制具有特殊關聯的台灣民間反戰和平運動界的注意和重視。近年來，已經有數次在台、日兩地共同參與過一些研討活動。而纈纈厚教授每從美、日兩國以其分佔全球第一、第二經濟體的資本共利立場為基礎的政治、軍事連結高密度化的具體揭發，確使關切亞洲和平情勢（包括台海政情）的人們，深懷警覺與憂慮。雖然台灣的讀者們，對日本的國情傳統、社會結構或生活意識偏向等瞭解有限，但總因兩地地緣和一段歷史緣故，對一定範圍的兩地政、經互動的自然趨向等，還是有某種「感度」，是事實。

特別是，當前台灣的政治現況，還保有相當比重的，前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內戰和後半期的東西冷戰的歷史殘局的特質，使得反映著「法理定位上的中國領土」和「政治現實上的分離地區」的矛盾命題，多年來形成了台灣社會成員所面對的「統

獨主要矛盾」。且除此外，台灣也以其一定成熟度的資本主義內部體制，有它階級分化規律下的勞資對抗關係，則被視為「結構性基本矛盾」，這兩種矛盾往往交織錯綜，成為形態不一的社會內部衝突。而形成其外部條件者，有美台「保護」關係、美日軍事同盟關係、中美間戰略互動中體制性矛盾的時隱時顯等，當然也都容易成為台灣版「周邊有事」的事態之一，而引發台灣人民的廣泛注目了。

據此視野，纈纈教授的諸多研究，對此地台灣的人民和平運動是具有重要的支援和鼓勵意義的。該項運動一向反對美帝在全球的單極超霸行徑，如時而干涉中國的主權行為，暗助台灣分離運動等。並也反對日本統治階層謹守美帝從屬地位，意圖廢棄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而回復軍事大國的凶險走向。對於如何推動跨國界人民連帶指向纈纈教授在書中所提的「亞洲地區和平共同體」的建構，相信往後還有一大片空間有待開發。

文末，另提有關纈纈教授身為研究者的敏銳的感受力和犀利的推理力的一件事情。對《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一書將在台灣翻譯出版的經過，作者已在他親寫的序文中做了說明。今年五月間，作者在其最後寄到的「結語」中，提到了美國華府的著名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二月間所公佈的一篇〈美日同盟：讓亞洲正確邁向 2020〉（執筆者為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該份文件在媒體上被稱為「阿米塔吉新報告」）。

作者在其終章「結語」中指出報告中的一段文字：「如果未來台灣通過民主程序，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美國和日本就必須重新評估在該地域實現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

依作者判斷，所謂「不同的道路」，可以理解為與美國和日本現階段採用的維持現狀政策有所不同的「台灣走向獨立之道」。「……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愈益渺茫的情況下，還硬是在報告書中提及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其用意顯然是為牽制中國」。「美國危險的意圖也就是強化和日本的同盟，藉台灣問題的口實，推進對中國的包圍戰略」。

筆者於接讀該份「結語」稿後，記憶中一時沒有所謂「新報告」的明晰印象。一方面自責怠慢，一方面初步搜索網際網絡的結果，只取得「中央社」和《聯合報》各一篇簡短報導，還有一家大學研究人員一篇不滿二千字的評論。與纈纈的文章相比，反應模糊用辭平淡，感受不出對美國戰略公式中潛在性動態的探索用心。

總之，這一部譯書，是一位日本知識分子對母國社會的內在危機，也許在些許刺心之痛的感覺下的客觀剖析和深層暴露。對居住在鄰近島嶼上的我們，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因此，即使台灣島與日本列島史地條件有距離，但同處二十世紀由美霸執最高權柄的世界權力構造的網絡之中，兩地人民大眾的禍福還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面對美國帝國主義扮演唯一者，實行政治的單邊主義、軍事的先制原則，受宰制的全球人民群衆之間，相互瞭解的必要性，連帶共鬥的急需要，是不言而明的。

2007年6月10日



#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

◎杜繼平

日本自幕府末期迭遭歐美列強壓迫後，日益發展出對外肆行侵略以厚植國力為對抗外侮之資的思想。明治維新後，「文明開化」、「脫亞入歐」，與歐美列強一爭長短的論調蔚為主流，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大行其道，更加速推進了侵略、掠奪殖民地的軍國主義。隨著日本對外擴張的節節勝利，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以古代《日本書紀》第三卷神武天皇條所載的「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為指導思想，高唱「八紘一宇」，妄圖征服亞洲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包舉宇內，稱霸世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的野心，在同盟國聯合抵抗下遭到毀滅性的痛擊，從而給日本造成慘重的災難。二百多萬軍人戰死，國土到處斷垣殘壁，廣島、長崎還首嚐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二十餘萬的無辜民衆死於非命。日本實行軍國主義致使受侵略國與日本的數千萬生靈塗炭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重。

然而，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死而不僵，仍潛伏滋長，伺機而動，在國際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又昂首登場，再度籠罩日本的上空，給日本與亞洲投下令人憂慮的陰影。日本軍國主義何以能死灰復燃，重新構成對亞洲和平的重大威脅？賴穎厚教授這本《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站在全力維

護日本憲法的和平、民主原則，以確保日本國民和平生存權的立場，從歷史、國際政治經濟與日本國內政治多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

纈纈厚教授在本書直指日本在不斷擴充軍備並修訂、出台多項法律後，目前已進入「準戰時狀態」，是個「臨戰國家」。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固已蕩然無存，就連已淪為形式大於實質、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利的憲法第九條，右翼保守勢力也正磨刀霍霍，力圖加以修改，以使既有的軍隊合憲並可不受約束地自由使用武力。

纈纈教授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復活，推源禍始，實由於二戰後美國沒有廢黜日本天皇，二戰前的保守勢力遂托庇於天皇之下，重又掌握政權，並拜「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之賜，獲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力支持，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再以利益分配的方式收買人心，鞏固保守體制。（本書 179-182 頁）就因為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禍首日本天皇未遭徹底追究罪行，保留了天皇制，日本的保守勢力與思想巋然不動，才為軍國主義毒素的再生準備了溫牀。這裡，有必要先從二戰末期開始的美、蘇爭雄說明日本違背和平憲法原則重整軍備與保守體制確立的歷史根源。

## 一、美國何以保留了天皇制？

二次大戰的一個重大折點是 1942 年 7 月 17 日至 1943 年 2 月 2 日的史達林格勒之戰。此役蘇聯軍民同仇敵愾，經過近二百日的浴血苦戰，擊退由德國率領入侵的軸心國百萬大軍，殲滅數十萬德國的精銳之師，重挫法西斯集團在東線戰場咄咄逼

人的氣勢，德軍元氣大傷。從此蘇聯反守為攻，連戰皆捷，英美盟軍也在西線頗有斬獲，迫使意大利於 1943 年 10 月投降。1944 年至 1945 年初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地相繼落入蘇聯的掌握之中，英美盟軍登陸諾曼地開闢西線第二戰場之後，也陸續逐出占領法國、比利時、荷蘭的德軍。美、英、蘇從東西兩線夾擊德軍，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敗象畢露。三國聯手在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佔據上風。相對於大英帝國的衰落，美蘇在二戰中成了最具實力的兩大國。在這樣的形勢下，由美、蘇主導的雅爾達會議於 1945 年 2 月召開，決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

雅爾達會議除了討論即將建立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的問題，主要是根據英美蘇三國的占領區與勢力所及之處，協商分割全球的勢力範圍。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恐美日戰爭持續過久，會造成美軍的重大傷亡，殷切期望蘇聯允諾對日開戰，以早日促成日本投降，遂不惜擅自出賣中國的利益，與史達林訂立蘇聯起草的密約，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同意簽署。密約的主要內容是：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美英則承認外蒙古獨立，千島群島歸蘇聯所有，並應允蘇聯重獲在 1904 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利益，即：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交予蘇聯、開大連為國際港而蘇聯具有特權、租借旅順予蘇聯做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蘇合營並保障蘇聯的特權。密約中明言，由美國運用力量使中國同意涉及中國領土的外蒙與東北部份。依靠美國生存的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亦因史達林允諾支持蔣介石的統治，給予道義及經濟援助，並且不助中共與蔣對抗，遂於日本投降前夕的 1945 年 8 月 14 日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接受了雅爾達密

約喪權辱國的規定。蘇聯勢力自此得以堂而皇之地進駐中國東北，成為美蘇冷戰開始後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西斯主義集團企圖征服世界，同時向英、美等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攻，迫使原本對立的英美與蘇聯，在面對嚴峻的共同危機下攜手合作，雙方的主要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成了親密戰友。但隨著法西斯主義集團的趨於敗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矛盾重又浮出檯面。雅爾達會議既標誌了美蘇主導世界的新格局與反法西斯同盟合作的高峰，也隱伏了美蘇日後爭霸對峙的種子。雅爾達會議即將結束之際，史達林設宴款待與會人士，氣氛極為熱烈，四個小時的晚宴中，舉杯四十五回，賓主觥觥交錯，迭相讚譽盟友對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豐功偉績。邱吉爾稱頌史達林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強大領袖，這個強大國家的人民將殘暴的敵人逐出國境。」羅斯福則神采飛揚地說到美英蘇三國的團結一致，並希望日後還能維持不墜。史達林的回答一針見血：「作戰時期團結一致並不太難，因為我們有志一同要擊敗共同的敵人，這點大家都清楚。一到戰後，分歧的利益可能會造成同盟國分裂，那時事情就難辦了。我們的責任是務必使我們的關係在和平時期與戰時一樣強固。」（Byrnes 1947: 44）這樣的願望當然不可能實現。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7月16日美國試爆原子彈成功，形勢不變，蘇聯在美英心目中的重要性隨之大幅下降，再也不肯遷就蘇聯。7月17日開始舉行的波茨坦會議就為波蘭邊界、德國分區占領、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政權的產生方式等等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想極力削弱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的美英與堅持控制東歐的蘇聯不假辭色地針鋒相對，這促使美國更加堅定了在日本投降後獨佔日本控制權

的想法。

1944年5月4日美國國務院戰後規劃委員會發佈的PWC-1086號文件《美國對日目標》原來主張：「所有對日作戰的聯合國家應參加對日本的占領和管制。」（引自于群 1996: 9）

<sup>(1)</sup>但到波茨坦會議召開時，德國已經投降，美國原子彈又試爆成功，美國所求於蘇聯者不多，不願再買蘇聯的帳，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寸土不讓地與蘇聯搶佔地盤。就亞太地區來說，美國已在雅爾達密約中把日本北方沿海島嶼與中國東北的利益奉送給了蘇聯，此時他們頗為懊悔讓步過多，決意排除蘇聯勢力的進一步延伸，非把日本納入一己囊中不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說：「我必須坦白承認，鑑於我知道蘇聯在東德的行動以及雅爾達協定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遭到破壞，要是蘇聯決定不參加對日戰爭的話，那我就稱心如意了。雖然日本堅拒無條件投降，但我相信原子彈會製成，這可以迫使日本依我們的條件投降。我當時就擔心一旦紅軍進入滿洲會發生的情況。蘇聯紅軍撤離滿洲前，我憂慮的事便已成為現實。」（Byrnes 1947: 208）。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更明白說道：「雖然我們很希望俄國參加對日作戰，

---

<sup>(1)</sup>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說明提出這個主張的用意：「我們覺得獨自承受來自日本人的憤恨，殊不可取。我們認為，有其他國家的武力一起占領、控制日本，讓日本人明白，對日本侵略行為的譴責是舉世皆然的，這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們希望看到在日本有其他國家的部隊，即使是象徵性的少量部隊也好，特別是渴望有其他亞洲民族如：中國、印度與菲律賓的部隊進駐日本，這樣日本人就會深刻感受到，這不僅是一場白種人與他們對抗的戰爭。」（Hull 1948: 1590）美國這時的對日占領政策會有這種考慮，是由於日本當局為了蠱惑人心，自我標榜要領導亞洲人民，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建王道樂土」，才發動太平洋戰爭。故同盟國聯合占領日本，有助打破這個謠言。但等到美蘇矛盾上升後，這項考慮便被置諸腦後，轉而注重與蘇聯搶奪亞洲地區的主控權。

此刻在波茨坦的經驗使我下定決心，不讓俄國人參與占領日本。我們與他們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與波蘭的經驗，讓我決意絕不再冒與俄國人共同規劃的風險。我在從波茨坦返家的途中考慮到這種情勢，便決定在戰勝日本後授予麥克阿瑟將軍全部的指揮控制權。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會受俄國策略的煩擾。」（Truman 1965[1955]: 455）

美國既已決定改變政策，排除盟國，獨佔日本，在處理日本投降問題與占領政策上，也就隨之有所調整。本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爲了徹底清除法西斯主義，1943年1月23日在卡薩布蘭卡會議首先提出：「消滅德意日的戰爭力量，就是要德意日無條件投降。那意味著未來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證。它並不表示毀滅德意日的人民，但的確意味這些國家以征服和奴役別國人民爲基礎的那種哲學的毀滅。」（轉引自于群 1996: 12）從此，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在1943年10月30日的莫斯科中蘇美英四國外長會議宣言、同年12月的中美英《開羅宣言》、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被一再確認。1945年3月1日羅斯福再度強調：「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同德國的戰敗一樣重要。」，「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像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雖已確定，但美國政府內部自1942年後期開始研議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卻久經爭議而至波茨坦會議時仍未有定論。國務院內認爲該保留天皇制的，以極端反共的保守派、原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爲代表，他們力主日本天皇與軍國主義可以區別開來，日本天皇並非侵略的禍首，只是受到軍部的利用，故只要消滅軍部的勢力便可防止軍國主義，格魯甚至爲天皇的罪行開脫說：「裕仁一直反對同美國作戰。」他們從美國的利益著眼，認爲日本民衆對天皇的崇